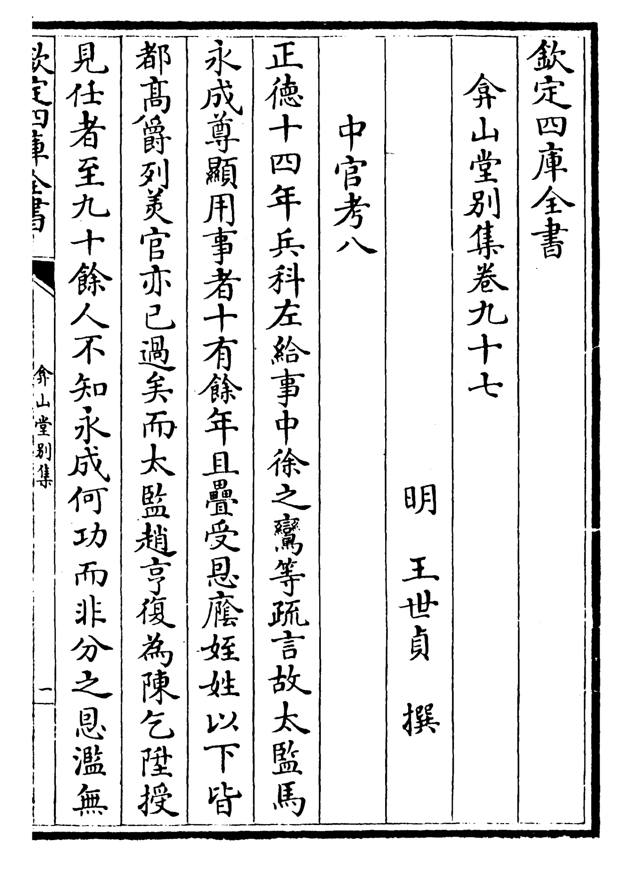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中官考八

正德十四年兵科左給事中徐之鸞等疏言故太監馬永成尊顯用事者十有餘年且疊受恩廕姪姓以下皆都高爵列美官亦已過矣而太監趙亨復為陳乞陞授見任者至九十餘人不知永成何功而非分之恩濫無

紀極如此且一太監死而宫者九十餘人臣恐天下聞而觧體也伏望皇上為天下惜名器裁抑恩倖不報

謫南京監察御史范輅為龍川宣撫司經歴輅清軍江西舉劾鎮守太監畢真諸不法事又為寧王所忌皆欲陥之輅乘轎過真真奪其轎并撫其罪過奏之逮下錦衣衛獄遂以不諳憲體謫之

癸未太監張得玉為故太監鄧敏乞恩廕授錦衣衛指揮及僧道醫官八十人為兵科所駁兵部執議得旨朕

念舊臣已皆陞用矣爾等何乃一槩奏革本當查究姑宥之

時劉瑯守備南京城中人謂瑯交通寧王為之内應瑯乃遣人緝捕流言者治以軍法衆益驚懼於是給事中孫懋等具疏請罷瑯歸私第勿令與機務其姪南京錦衣衛指揮劉奇亦勿令管事不報

太監韋霦傳旨罷鎮守浙江太監畢真以御馬監太監浦智代之時真與宸濠通謀也

論捕妖賊功加太監張鋭禄米一百二十石都督朱寧於折俸米内改支本色一百二十石仍各廕陞其子姪一人三級東廠錦衣衛每捕獲妖言輒蒙重賞至有預設邏卒於鄉村誘引愚民為非尋以妖言發之文致以法法司心知其冤不敢與辯至是廠衛旗校言賊人劉學孟等為妖言聚衆數百人於河南地方將為亂尋捕獲之遂以為謀逆命三法司官會鞫擬淩遲處死仍詔有司督捕未獲者于是兵部言鋭寧提督有功宜加奬

賚故有是命

上發京師傳旨命平戎伯朱彬提督叅賛機密重務仍

軍門提督官校辦事左都督朱周協賛行事又傳旨命

錦衣衛掌衛事都督朱寧量帶官校隨駕南征不妨原

任西官廳提督操練兼管西路關口都督僉事朱琮同

太監劉祥佛保統捕盜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運

神器官軍賞賜銀布如例給之寧因乞以官校錢傑等

五十六人營兵二百五十人琮乞以官舍王其等四十

人西官廳兵一百六十人及左都督朱周乞以官舍許芳等三十八人西官廳兵二百人各自隨俱許之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不足以謀身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為應援真在江西未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為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輅嘗劾宸濠樂官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獲宸濠諜者真釋之以隱其迹舉孝行以釋主㨗賞軍士以行私惠又於七月十五夜令都司發官軍具

器械期三更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揖且欲收各城之
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
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其夜不知何為也又聞真
遣人賫金帛至寧府賀壽驅弓匠十二人界之今隨從
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盜其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
有周管家者凌辱有司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踰十萬
殘虐罪惡不可紀極況真逆瑾餘黨積習已成乞械詣
京師明正憲典詔真已有旨取回候至日再議以聞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鉞于午門賢八十鉞七十鉞六十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沒其家初賢以伶人得倖於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太監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為内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於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滅口云

辛卯太監陳文傳㫖諭司禮監即今朝廷南征凡百文書司務俱依勅内行事各奏報事情可行可奏俱以成

規宗廟禮儀遵依舊典各衙門執事出納行事必須謹慎時常點閱關防當與掌事太監谷大用及緝事衙門會行者務在協和同事慎毋怠誤如違律所不原

上至臨清山東諸鎮廵官皆從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復取償於有司王翊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鬬爭鑑泣愬於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廵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

十二月辛酉朔上至揚州府先是太監吴經至揚選民

居壯麗者改為提督府將駐蹕馬經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斫耶瑤不為動徐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娼户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捽諸婦以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

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瑶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貧者悉收總督府云

十五年初南京守備太監劉瑯納宸濠重賂謀為內應及聞變太監廖鑾之姪指揮鎧持兵率家丁分布城中瑯復託為察姦執無罪者戮之城中人人皆憂危南京御史楊必進等以聞有旨罷瑯令南京閒住鎧還原衛帶俸至是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及內外守備復言去惡

不盡恐貽患未已請明正琊鎧之罪乃命執琊鎧付錦衣衛禁錮俟宸濠至日鞫問鑾亦責令陳狀

傳旨執太監畢真劉琊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瓛等送錦衣獄真初附劉瑾鎮守山東侵牟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為出資貴緣改浙江真至即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聖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當集

于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鑰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為備真不得發瑯守備南京虐𣓕張甚欲自託於濠陰遣弟瑋事之濠以為南京有瑯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掌耳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棺貯火藥軍器出城欲為濠應事洩乃已璟初鎮浙江貪利亡厭賂錢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饋遂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為弟與其子鎧鋭鉞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河

南時鵬隨往百計朘削公私一空及廖鑾鎮陝西復令鎧隨朘削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寢如鬼諂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士夫多與還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為非瓛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之遂得禍不安其位與之厚者為達於寧而至台輔者有矣嘗為寧通賄竊以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寧壻驟貴濠

既敗分遣官校收捕真等并籍其家瑯先已被逮尋與
凖俱死今上即位法司以獄上真坐謀反凌遲鵬瓛佐
鎧以交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為奴璟瑾革職既
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庚申上至寶應復漁於范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進貢
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瑶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丙寅上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
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掖之而出自

是遂不豫

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指揮使陳喜監察御史張鰲山河南右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先是司禮監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鋭嬖幸用事宸濠欲結納焉賂伶官臧賢以通鋭忠明以通雄饋各萬計由是問遺相屬凡所奏求二人必助成之明與用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賂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嗾太監黎

安與淮王奏許杖殺其長史莊典璽往按之曲為隱諱
濠餽銀千兩以謝喜家販鬻幣貨濠使至京饋賄不足
則出以貸之裕守宣武門為濠使出入所經亦受其賂
而館之鰲山為諸生應舉時濠名見悦之自後每有饋問
不能卻正茂為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
受其禮物至是為張永所發詔逮捕忠等付獄并收其
家屬裕尋死獄中今上即位後法司以獄上忠明用秀
璽喜皆論斬滿鰲山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

簿籍所記平日餽送主名徧於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千李士實嘗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為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焚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旨令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間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太監于經者得幸豹房誘上以財利創開各處皇店榷斂商貨後復隨駕巡幸不離左右上感疾以來飲食多

不當意經狎寵應對時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愚贛至是其寘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諸內豎肩自是踈斥不復得見上矣

十六年丙寅上崩于豹房先一夕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鋭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

能與也俄而上崩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
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曰朕疾彌留儲嗣未
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
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
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
天下又傳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
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
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內

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披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衆不答瓊意乃沮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邉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厰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

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上遺旨實内閣輔臣請于太后而

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時內臣得韋豹房者張銳張雄為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皆兲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餽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事稍不順者即中以禍人尤畏之次則張忠性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偽功受賞時談武藝誘上巡遊其家霸州保匿羣盜張茂等分入所掠而劉寵劉宸卒為大患實忠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榷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有創寺

置莊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管
團營挾勢取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掊斂
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拳周昂皆
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吳經顔大經許
全馬錫張信始賄鋭雄及錢寧出為鎮守復賄江彬扈
駕廵遊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
於狼虎上為此輩蠱惑而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
四月福建道監察御史王鈞劾奏司禮監太監魏彬與

逆惡江彬結為婚姻內外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蕪繒或爭功啓釁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黎庶或導引巡幸流毒四方他如宣府鎮守太監劉祥總兵都督朱振巡撫都御史寗杲寅緣內批侵盜邊餉甘肅鎮守太監王欣總兵都督柳湧巡撫都御史文貴假貢獻而重困邊方引外夷以窺伺中國此數臣皆彬之黨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姦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張忠排陷忠良于經首開皇店蘇繒

導引巡游本當重治姑從寛各發孝陵衛充軍劉祥罪惡深重着巡按御史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去任甯杲文貴冠帶閒住朱振柳湧兵部查議以聞上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可即寫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員役咸取來京兵工二部仍各差郎中一員沿途供具於是遣司禮監太監秦文内官監太監邵恩等捧箋詣安陸奉迎聖母

先是宸濠叛都御史王守仁倡義討之濠既就擒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太監張忠張永等乃復冒功陞賞於是紀功官給事祝續等言泰等兵至江西時去宸濠就擒之日已將兩月其所捕治止是助逆郡王將軍及從逆文武職官軍民人等俱事定歸府或逃匿民間束手待罪非既解復聚臨陣克獲之功及平虜伯朱彬隨駕駐劄南京未嘗親到江西所報功次俱係揚州府等處繫解人犯事屬攘冒其先曽給賞官軍銀牌並宜

追奪疏入下其事於兵部

吏科給事中閻閎言臣伏聞陛下賜扈駕太監谷大用等人銀千兩幣二十疋隨行人員銀百兩少者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為過矣臣觀歷代以來藩王入繼大統者序援立之功則主威褻私扈從之人則侍衛驕弛戚偉之禁則請託行此治亂安危之幾辨之不可不早也願陛下裁擇上嘉納之

初司禮監太監魏彬為其弟英辭免伯爵得旨伯爵准

辭仍令為都督同知子弟世襲錦衣衛指揮使於是給
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八黨流毒四方結姻江彬固
寵怙勢罪不容誅乃掩其滔天之惡全其弟世襲之官
非所以示天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
其世襲以昭至公會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及御馬
監太監谷大用先附逆瑾繼黨江彬潛相引援竊弄威
福並宜寘之典刑以謝天下給事中吳巖亦言魏彬不
宜仍令供職其弟英不宜止削伯爵及言安邊伯許泰

原書卷次訛誤

依附江彬同惡相濟昨至江西陰嗾太監張忠箠辱守
臣已復深夜勒兵云備倉卒思以動先帝之疑畏而掩
都御史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納賄殘暴險譎之惡擢
髮不能盡數宜斷自宸衷亟賜處治實社稷蒼生之福
於是上命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鞫治以聞而魏彬等
仍置不問及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等奏太監谷大用
丘聚張永等蠱惑先帝黨惡為奸放逐大臣陷害忠讜
變亂成法盜竊名器並宜誅戮以謝天下得旨谷大用

丘聚降奉御孝陵司香張鋭張雄張忠于經劉祥孫和
劉養佛保趙林馬英蘇縉劉拳周昂吳經丘德顔大經
許全馬錫張信錢安張洪馬昂周恵疇王果皮德朱福
臧賢劉實執送都察院鞫治魏彬張永閒住其弟姪義
子人等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書查革
賜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贈官仍各廕弟姪一人為錦衣
衛百戸世襲正德初年内侍劉瑾等八黨亂政岳亨與大
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泄瑾矯命杖岳亨於内門遣發

南京尋令人追殺之至是彬聚大用永敗上念岳亨以忠死故有是命

罷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張皋皋太監張忠弟也

罷鎮守湖廣太監李鎮回京以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孫元劾鎮扈駕襄陽箠辱知府吳華也

初逆濠府内典寶等官閻順劉良陳宣竊知濠謀為不軌赴京奏聞濠知之密賄朱寧臧賢欲得順等而甘心焉會有旨閻順劉良陳宣發充孝陵神宫監凈軍乃得

不死至是上疏自白其寃刑部議覆上以閻順等忠義可嘉詔司禮監查奏起用

後軍都督府帶俸平凉伯馬山辭伯爵左軍都督府右都督馬釗辭職任俱准免山釗出太監馬永成厮養累以冒功傳陞本非所據也

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王欽殷堂周瓚姚瓚千户王錦王銓周保藍華章璉有罪下獄鰲等皆以黨附錢寧江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鎮等交章劾

之故有是命

舊制守備内臣在鳳陽者止令奉侍皇陵兼管皇城安插庶人司門禁鎖鑰在密雲者亦止以分守名仍聽薊州鎮巡官節制正德以來中貴恣横夤縁内批奏討符驗旗牌兼轄地方奏改鎮守或充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是兵部遵奉詔旨請一切復舊制改給敕諭奪其符驗旗牌制曰可

正德丁丑大同應州役止生擒敵一斬首十有五而将

士寅緣濫邀陞廕至是兵部奉詔議裁除許泰已奪伯爵江彬江勲神周張洪俱已繫治獨李秉等八人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三人曹恵等三人皆死於陣宜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宜改陞署級其谷鎧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中官張永魏彬張忠等九人廕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宜裁革上從之

令分守四川建昌上都司地方太監趙欽不得兼領川南道從兵部議復舊制也

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劾奏太監張永前在江西擅權納賄故縱逆黨輒以私忿械繫無辜即今刑官雖多所辨釋而瘐死含冤者尚不可數計宜寘之法典以謝天下因言谷大用魏彬八黨之首惡武忠孝廟之罪人並宜逮治得旨谷大用等已處分永降為奉御往南京孝陵司香

錢寧伏誅寧家世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為太監錢能養子冒姓錢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寧因得見褻

皇帝寧性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賜姓冒功
陞錦衣衛正千户正德五年瑾謀逆事露寧以計免尋
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權日益重恣肆無忌引
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番僧等相比昵為奸請于禁
內建豹房新寺日侍毅皇帝畋游為娛樂蒙蔽聰明招
權納賄偽旨傳陞各邊將官及鎮守內臣所得金銀珠
玉以數百萬計時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
復護衛屯田且令濠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

寧又伺朝廷動静泄之於濠正德十四年五月濠逆謀益著言者益力㲄皇帝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頥壽往按其事密令偵卒林華兼程以報濠即舉兵不逾月就擒而寧之奸逆始露乃捕寧及其族屬皆下獄會太監張永亦發其奸事下法司錦衣衛雜治㲄皇帝崩上即位磔于市仍揭寧罪狀并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寧以厮養小人依憑城社遂至黷貨無厭黨逆成奸幾危社稷便嬖憸邪之能亂政如此

福建道監察御史盧瓊請罷各處鎮守內臣疏入報聞

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為奸利上登極詔革其獘進解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

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減

浙江巡按御史何鉞奏先任浙江鎮守太監劉璟王堂浦智織造太監晁進皆黷貨害民雖遭罷革未泄衆憤

都察院覆議請逮問追贓智貪縱尤甚宜寘重典得旨

四人業已處分免逮問所坐贓物如議追沒

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建昌太監趙欽貪暴不法惡黨依憑煽虐請逮治之兵部尚書彭澤覆如世寧

奏因請罷鎮守諸内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新房

其黨雷瓚等俱下獄分守官仍令司禮監推補守備紫荆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畧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户部議言往者夏秋税法不畫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俟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漁獵其中頃年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於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關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廢而軍餉恒苦不

給令請自元年正月為始本折間月關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或價直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二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上是之

户部奏上林苑監嘉蔬等署添設内官蠹使菜户奸利不法請復舊制以文職提調便上切責僉書監工等官數其蠹政害民罪狀姑令改圖再犯不宥且命有缺勿補

分守凉州太監劉德弟志倚寵横肆為言官所劾德坐

革還志抵罪

論宣府失事之罪叅将江桓守備太監葉森而下罰治

有差

户部言祖宗朝設尚書侍郎總領天下財賦督察委之

臺官放收屬之郎署當時不聞内官與事法至善也宣

德間京通二倉暫設總督監督二員其後復増至二三

十員創設中瑞館處之冗濫積弊實為國家大蠹今詔書

裁革二倉內使至二十七員矣乞遂罷中瑞館盡取其
餘人代還內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督之使宜一切罷
勿遣疏入得旨前已釐革自今第勿更加
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
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來太監吳海楊先等再
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
閭閻煩費至是御史鄭光琬言陛下登極首詔選汰
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祖宗故事今冗濫既清供用無

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年制以蘇民困户部覆議從之

二月巡按陜西御史許翔鳳劾奏鎮守甘肅太監王欣趙林陶俊中永孔學苛尅官軍月糧草束與甘州左衛千户孫智等違法事得旨林充軍俊學俱降長隨永革任回京欣令刑部追贓銀五千兩智等提問南京針線廠右監丞張堂懼罪自縊死

宣大兩鎮連歲凶荒軍粮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鎮守太

監於教塲操練一軍鼓譟求粮幾至為變廵撫都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廵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强悍聚為盜賊肆行刼掠北敵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為議處下户部議於二鎮量增月粮折色每石一兩按月支給俟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沒官銀二十萬作速運赴該鎮趁時糴買米豆與折銀相兼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於該鎮召商糴買廵撫等官設法完運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

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邊一體遵行從之

差內官監少監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廵按直隸御史朱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旨革回今俟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工部覆議請罷勿遣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

三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內府各監局供事官不係朝

叅者牙牌已奉旨裁革今御藥房太監孫端不遵前旨復為袁鑑等朦朧陳乞宜治罪得旨查見在供事官職名以聞

南京印綬監初奉詔革去匠役一百二十名至是監丞宗璽託以裝表符軸乞留之户部言璽違詔宜重懲得旨匠役遵詔裁革璽貸勿問

初正德間惜薪司所收木柴每於正數外暗加耗柴數倍工部侍郎楊廷儀以其太重請明加一倍而暗加者

猶不盡去至有三年起運不給一年上納者易州判官趙孔清等奏訴下户部議請以收過明暗加數俱准作拖欠正數今後稱收止照弘治間例行已得俞旨而太監趙亨奏稱舊規難免乃逮孔清等都給事中余瓚疏辯再下户部執議如初於是詔從部議孔清等發山廠聽審

吏科給事中劉濟查盤甘肅錢粮言山丹迤東倉塲空虛粮餉全乏永昌新添游兵三千徒為耗費甘凉已有

叅議總兵其分守太監徒為虗設俱宜裁革兵部覆議游兵已裁一千發回原衛其二千仍令周尚文管領巡邏凉州在天順間民猶繁庶故添設分守今民力不堪革之誠便乞將太監取回從之

刑科給事中劉世揚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聖旨吳善良等照前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發落臣等竊惟祖宗之制凡旨意批於題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凡重大事

理傳奉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早朝面進此外未有硃寫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敕旨防詐偽也今累批浮帖徑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褻綸音更張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成憲重命令今後旨意俱遵祖宗舊制疏下所司知之

初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貢新茶給事中張䎘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總兵官到任貢馬謝恩皆非令甲宜罷禮部覆議宜遵詔一切禁止如

翀言上是之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八 九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龔際美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中官考九

嘉靖九年四月提督太岳太和山太監趙營奏請符驗

兵部言營違例奏擾得旨都罷

户部上言廣東看守珠池内臣前已奉詔旨不許干預

廉瓊高雷地方今太監安川又復夤縁傳奉兼管地方

事屬欺罔乞申前令管市舶珠池者各専職任俱不許干預地方事務上是之

監察御史李鎮言定策之賞内閣文臣俱已辭免此外或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禮賛襄潜邸供事皆得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為公侯等爵非元勲不得濫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成命給事中史道亦疏言内臣等禄廕宜聽辭免俱下所司知之

内官監奏内教塲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軒損壞

乞加脩理部議以財匱民窮宜暫停止上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五月停止浙江織造生綾八百餘疋初内監以缺乏綾紵劄等用奏下諸處買造已相繼輸納惟浙江未完至是巡按浙江御史何鉞以詔書蠲免奏請停進工部覆奏從之

命上林苑監内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草

場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户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科擾通行查革從户部請也永樂初設上林苑監于京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充之使蕃育樹蓺以供上用品物時止設文官職專進送于民無擾後增設内臣九員至弘治間漸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督僉書監工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擅將牲地草場徵派子粒占用伴當御牢名目過索月錢節年通計誅求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多上登極詔汰革之止

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

弊復滋甚至是户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地

頃畝開奏請如舊額釐革上是之

六月康陵神宫監太監劉杲奏討天壽山空地並九龍

池草園栽種果菜以備四時供獻命户部給之

内府供用庫署庫事太監梁政等言上登極詔有云除

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運其餘税糧等項不分存

留起運俱免五分以甦民困但本庫歲計錢糧並黄白

蠟等用俱係各宮殿供用原有額例難以減少戶部覆議以詔㫖既出不可復改乞照前定五分之數徵納仍勑梁政等遵奉勿於旬月之間輒沮撓成命有傷治體從之

七月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其畧曰上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之治邇來漸不如初中二條曰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令一二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此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

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偉門復啓此九漸也

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椵木五百丈櫃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個廣東白圓籐五百斤陜西明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猫竹三百根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礬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千斤土硝四百斤永平府灤州榜紙三千張爐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

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斤易州山厰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八九已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上從之

詔陵户墳户全復其丁初太監楊閼等為各户奏請事下户部議謂墳户止復三千丁載在會典上全復則京民投免者多一切重徭遺累下户非便上以陵寢至重特與全復先是各内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

治於是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奏請治之不宜廢祖宗之法上報有旨

十月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張文錦劾奏陽和天城分守太監李睿報納官草累軍採運侵占莊田役軍耕種結逆黨黄福添等為腹心宜正其罪别選老成安静者代之都察院覆議得旨戒飭李睿安静行事其黄福添等緝捕治罪

刑科左給事中張琳請罷鎮守内臣疏下所司知之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蕭敬其畧言敬素與宸濠交通辛逃國典今又舞其才智熒惑聖明邇者大婚之議敬入劉政重賄欲引納其女頼大臣毛澄等力爭不果納其姦邪無忌如此陛下縱釋不誅不宜久留于宫掖請罷敬司禮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憤消上天之變章下所司給事中及官等查大同鎮倉庫草場因劾前鎮守太監馬錫蘇縉今監鎗劉璟分

守李曆請皆究問如律都察院覆奏上以馬錫蘇縉侵盜數少又先以發戍姑宥之

初惜薪司言真定山西等處所輸柴炭運官攬頭積有逋負工部以為此因加耗過多所以徵運不及請以明加及暗加之半並准正數其餘覈實追徵惜薪司太監執以為暗加必不可免且指工部為故縱工部言侵費有徵加收不扣非大公至正之法臣等以詔書從事非故縱也自今請如後府惜薪司事例台商完納乃給價銀

惟上納時該司不得過取加耗即公私俱便矣奏入上教所在嚴追未完者仍飭所司行追

大理寺卿鄭岳言内臣賈全等侵盜倉庫宜伏正法而特蒙曲貸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設至敗露又圖幸免其害不可勝言且自皇上即位以來如陵户任文舉千户鞠王英等輒以内臣奏請事從中决部臣執奏不聽其他下司禮監處分者甚多夫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近倖輒有輕重是法不信於天下矣古人有言法

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申屠嘉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為忤韓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為專前史書之以為美事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內官內使等有犯悉聽部院問擬發本寺審錄則可以昭聖朝平明之治得報有旨

十二月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奏勇士四衛二營見存馬止有一千八百九十三匹視官軍額數不及十分之三乞行太僕寺於順天府各屬州縣寄養馬內如數處

補下兵部議選寄養馬一千匹與之其領馬官軍仍依成化年間故事籍記姓名及關領年月如有倒死二次者照例責令賠補從之

山西道監察御史楊百之言革任錦衣衛千户張儀當宸濠逆謀時力勸太監張鋭却其饋遺私語御史蕭淮發其罪惡今鋭得免死淮得美遷而首功不録臣竊究之乞量授一官薄云酬報疏入給事中安磐劾奏百之為儀游説陰與張鋭交關為復起之地百之復詆磐先

因請囑不行挾私行謗事皆下所司看詳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黜罰而刑部則謂安磐之劾交闗百之之劾私囑情狀未明宜通行法司逮問以昭曲直得㫖楊百之安磐俱列言官自相訐訟本當逮治姑從寛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時儀以附託張鋭結交江彬褫職不敘彬鋭皆逆濠内黨鋭見濠事且敗遠跡滅口士大夫方以漏網為恨百之乃稱儀首倡大義謂鋭力折奸謀雖得薄譴公論鄙之

提督宣大侍郎臧鳳奏先任鎮守太監今充軍馬錫巡撫都御史胡瓚見任總兵杭雄擅支官銀數千餽送江彬又有分守太監李睿副總兵林寛都指揮等官田雲彧那借侵欺彧支領尅落罪各有歸宜治如律上以錫瓚雄事已遇革詔勿問寛等下巡撫都御史鞫實擬罪以聞

印綬監左少監谷岫正德中差管楊村皇莊科擾生事侵占民田為有司所發下言官覈實有驗上命逮其家

人谷經等鞫之候問明併奏地畝當入官者名民開種
徵銀觧部
舊例廠衛齋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錦衣衛千户白
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詰刑科給事中劉濟謂
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
並列上上命會查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
覆奏不但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奉明
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對壽等爭之不已謂駕帖送

科舊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章令自以狀對既而宥之

二年正月户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日者皇上念畿輔莊田之害命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會勘安州鷹房草場涿州薫皮廠勅曰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給原主管莊人悉取回大哉王言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户部覆請而兩奉明旨曰仍舊曰留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從是非所以全

大信昭至公也先帝時羣奸擅政八黨為首故董皮厰起於馬永成鷹房草塲創於谷大用今馬俊趙霦恃藩邸舊恩妄乞免查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漸不可長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盡革鷹房草塲董皮厰并罪俊霦以為欺妄之戒不允

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等奉旨會議應天府匠役人夫事條例以上一南京司禮監神帛堂匠役洪武時定額四百户後太監安寧奏增四十户俱免雜差奸民罔

利弊緣竄籍其中至一千一百十四户頃奉明詔以正德時投充者革去百八十九名而該監仍復護留請查舊例復四百四十户之數餘盡革之一南京内府九庫洪武時額編庫夫五十七名宣德成化間有修理之役暫借人夫百五十一名工竣僅以二十三名發回兩縣而占留百二十八名南京裏外花園原額匠九十名而後復借占八十名南京内官監原額軍民匠三千九百餘名天順間復借占百五十五名俱非制宜盡查革一

各監局人匠有逃故者宜行原籍勾補户絶者宜除令
使上元江寧兩縣賠償不便一南京鰣魚廠歲取里長
二十名名索銀二十兩正德時復倍取其數起運内臣
索茶果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及鮮船時發又取
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宜有以禁之兵部覆議得
旨俱遵舊例行
二月先是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批答稍誤以未下
閣臣票擬也刑科右給事中黄臣諫曰我朝設立内閣

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令使内閣虚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關係匪輕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改批如制

三月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言南京内府查失銅符十三面叅内使紀通等并請如號造補疏下法司議所失銅符宜行補造以便宿衛請并治典司守衛各官罪上是其議命逮問紀通餘年逺姑貰之

司禮監右監丞王敏請以宛平縣民地一頃三十四畒

為順義郡主墳園户部言非制不當與上從部議

四月司禮監太監蕭敬奏各監局軍匠查革數多供應缺乏請以洪武等年舊例一千五百餘名僉補兵科參奏如是則錢粮何所支給詔書何以取信兵部亦言詔書所革乃正德間新添非洪武以來舊額如復僉補則革者皆得冒入以致耗損京儲與正德中何異乞令以未革人數應役有逃亡者乃下清軍御史勾補從之

御馬監太監閻洪奏請外豹房永安莊地户部言此地

故皆永清右衛屯田洪熙間以半為仁壽宫莊其半以給太清觀道士弘治中改給指揮趙良至先帝以豹房之故遺禍無窮幸奉明詔革除而洪等仍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願聞也臣請悉還原衛徵屯子粒以助軍餉庶可永除禍本詔以地十頃納豹房餘令道士及趙愷分佃如故

給事中張嵩以天戒上言太監崔文等於欽安殿修設醮供請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道惑陛下請火其書斥

其人惟日臨講親近儒臣章下所司

刑部尚書林俊言廖鵬齊佐王瓛廖鎧皆先朝巨蠹罪惡貫盈國人皆曰可殺天變實其所召請亟誅四凶或先誅鵬鎧以快人心回天意上命仍禁于獄

廖鎧死獄中刑部請剉尸于市傳首陝西以泄衆憤上曰照常瘞埋閏四月先是内官監太監崔文督修九門城壕日役三萬人經歲不竣工科給事中胡汭言此監工等官故延引歲月乾没錢粮宜定限令月内竣工報

可

故錢寧黨廖鵬齊佐王獄上疏稱究刑部議稱三人朋奸亂政罪不容誅而廖鵬父子流毒兩省尤當首論不宜聽其詭詞脱罪命禁如初

先是上命御馬監以牧馬草塲新舊圖冊給發科道官自行查勘太監閻洪等請更遣内臣賫冊至勘所得從公對牧上復許之於是給事中解一貫等言臣等奉詔查勘十已得六七今若添差内臣如益薪止沸舉前功

而盡棄之若必不得已宜别遣一二大臣令體統相當
以便行事上特納之命内官大臣俱不必遣仍行該監
給與原勘官圖冊從公覈實具奏
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曰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
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前後左右皆用正人臣等先嘗
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務選老成謹厚内臣以侍
陛下任使其曽經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
異端左道亟宜痛絶頃條奏進如脩德十二事其一謂

齋醮祈禱日費不貲此皆先年亂政之徒芟鋤未盡妄引凿漢僧道試嘗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虛誕誣妄聖王所必禁也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遵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係金國求福不得反以召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畧不蒙佑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惟陛下留神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恩賞實萬世無疆之休

詔蠲太岳太和山香錢一年備賑從湖廣守臣請也太監潘真奏留不許

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坐違例任所置買田宅為有司所發上罪其叅佐謫戍邊者二人而田宅與璟如故刑部主事鄭憲執奏不允

鳳陽府例有歲供果品上初即位罷之守備太監張陽以舊規為請禮部覆議明詔已革不宜復增上命如舊例行第嚴為禁約不許生事擾民

内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宋鈺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死事在法司問未結文為陽鳳訴冤得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以為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决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為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詘法傷平明之治上不納明日又奏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

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夫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揺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飾詞巧辯脅奪見囚謂法司為無人謂祖宗成憲為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為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初杲等交章論諫章

凡十有四署名者共八八十人疏入皆付之所司
八月時上命修乾清宫北一府内官監太監陳林言見役軍匠二千三百有奇乞月給米鹽户部覆議府第損壞不多增造穿堂儀門何至役人二千三百若謂事不容已亦須立限完報上命立限完報不許妄費財力
户科給事中孟奇言太監李宣故逆瑾黨也已奉詔革職近者諂賂皇親結為姻好夤縁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自皇上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先朝奸黨内臣弟

姪家人猶潜居都城布列禁地鑚剌伺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成則其禍匪細伏望將宣取回閒住凡一切奸黨弟姪家人盡逐之使肘腋之下豁然清謐而勲戚之家敢有貪嗜權利與厮養下輩結為婚媾者即如法禁絶以警將來上曰李宣已有旨矣一切奸黨所引宦竪人查發回南京監局着役弟姪輩無得入禁門勲戚仍與婚者必罪不貸九月舊例上林苑地聽牲户開墾為業惟育牲種蔬果以供上用不収子粒弘治間太監甯

誠始畝科銀三分嘉靖改元詔革去至是以監臣奏復命
徵收戶部叅奏各署內官始則侵民田為牲地終則奪
牲地為己業覩其設心不盡逐四署之民而專聚一已
之利不已也宜恪守前旨追寢近批以安人心不報
工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奉勑查勘馬房地土事竣奏將
踏勘過牧放官場築封堆永為遵守軍民產業勳戚莊
田給還承管及叅太監谷大用李璽樹黨蠹政奪產殃
民宜明正典刑及接管太監楊金等經收太監杜堂等

并廵青千户陳謹等通行逮治仍乞裁減御馬監管場官聽監督馬房主事徵收子粒名買糧料支用盡革歲派送監草料以備各邊緊急奏請户部如其言覆請得旨御馬草場依新冊仍舊本監管理歲收銀兩准作脩理等項支用清出地土莊田依擬給主谷大用亂政害人本當問究但念迎請勤勞姑貰之仍降二級仍舊司香李璽并楊金杜堂等都免提陳謹等各罰俸二年

十月臨洮府知府郭九皋為濼州民趙紀誣以前任太

平府事計告東廠太監芮景賢奏聞命差官校逮問巡
按陝西御史劉翀言東廠之設專主緝訪在京奸偽無
受理詞狀遠差官校拿人之例趙紀細民不訴撫按而
越訴東廠實由書手陶淳通賄景賢所致也乞將趙紀
陶淳九臯同解法司問理六科給事中劉濟等言趙紀
小人無忌憚實定國公徐光祚主之查得國初魏國公
徐達脩理山海關欽賜彼處田土即於洪武末年具奏
辭已經順天撫按官孟春郭南奉旨查復給與軍民屯

種今光祚欲隱情奏討故嗾趙紀捏奏土豪欺占以為之地耳法當並究而十三道御史彭占祺等亦合疏力言並下鎮撫司知之巡視光禄寺科道官王瑄等刻奏東安門内使張遷田博孟貴及軍役蕭名胡㮋等索要粮長解户財物數多乞行提究命逮蕭名等下鎮撫司如干礙張遷等據實奏聞

兵科給事中陳時明等言逆黨廖鵬受賂逆濠計復護衛李琮握兵禁内為彬心腹俱罪坐反逆不可末減始

法官擬罪朋黨亂政盖預為解脫之地迺得奉旨緩死物議沸騰乞將鵬琮押赴市曹明正其罪仍敕都察院追究納賄舞文者寘之法下所司知之命貸重犯王欽王錦王銓死各發邊衛永遠充軍仍免追贓時欽等飾詞奏辯左右有為之營脫者刑科都給事中劉濟等言王欽等已奉欽依處决忽降内批免贓減死以天下共誅之人為左右罔利之地廢法亂紀莫此為甚已而刑部都察院各疏執奏俱報有旨

十一月劉最既調廣德州判官去而東厰太監芮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取夫役而長蘆巡鹽御史黄國用復遺紙牌送之並屬違例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鎮撫司具獄上得旨最謫戍國用降遠方雜職刑部執奏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評不報
先是楚王榮滅及湖廣撫按官奏承奉副凿朝等挾勢要求肆言謗毀指斥親王面忤世子命遣官會鞫之至是都察院覆議朝等十三人情罪比依謀叛宜寘重典

其脅從者當謫戍如律而楚王以淳質受侮宜賜書慰諭得㫖俱如所擬

御馬監以勇士營隨駕官勇士馬匹不足欲行太僕寺調取兵部言本監先過馬匹足備騎操似難再給但稱省牲在邇請將順天府所屬寄養者挨次選五百匹暫給之并行領馬官勇士不許任情選擇其各營倒失者仍行提督營馬少卿追給無姑息以致損耗從之

始太監于經占奪人田園已論罪追贓入官而其弟于

綸復夤緣奏乞得領價值刑部執奏謂律凡贓枉法者入官求索者給主此定法也綸以匹夫熒惑上聽始終亂法罪不可宥請治之得報有旨

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荅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縣丞時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

孚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御用監太監刁永潘傑等以織造上用大祀衮冕袍服皮弁等成為各匠陸宣張鴻等五十二人乞恩陞職科臣叅駁以為不可下工部議言匠以藝食於官織造其分耳安得濫覬恩澤且陳乞之弊新詔嚴革誠念其勞量賜金帛足矣詔授皮作局副使者二十五人餘悉賞銀二兩絹二疋

發淨身海户劉用王談等還原籍初用奏乞收留上怒

逐還至是談復率衆奏擾詔錦衣衛逮其首事者杖而逐之

初湖廣鎮守太監李景儒歲進魚鮓巡按御史沈俊武昌府知府王鸞各疏請罷之禮部議額外進獻不免煩民每歲科斂動以千計罷之便詔禁毋科斂擾民

四月内供用庫太監梁政等奏稱内官内使等月粮例人四斗今十減其三用不足請於太倉補給户部覆議本庫歲額米八萬五千四百八十石有奇而食者一萬

五千餘人歳不過七萬五千餘石耳裒多益寡用宜有餘太倉軍國重儲未可輕動上曰元年所蠲三分其暫聽補給他如故

工部覆江西鎮守太監崔和議一謂征操軍士缺乏器械議將贛袁等衛所歳造貯庫者乞聽存留一年備用一謂宸濠逆產先後所報銀數不同議行鎮廵衙門委官估值其已鬻而減值過多者如數補足議值過多而不售者量從減鬻有原主者給還詔可其報銀異數令

鎭廵官會勘以聞

初免北義河二處草場內官監太監陳林以蘆葦地不應盡行開耕御馬監太監閻洪以子粒地不應槩徵蘆葦各疏爭之下部行勘草場子粒本屬御馬監弘治十二年內官監始以營造借採蘆蓆奉孝宗皇帝聖旨春夏御馬監牧秋冬內官監採而子粒地畝須又有新籍屬御馬監嵗收詒二處草場照弘治年間例行子粒仍歸御馬監管理

銀作局太監張敬以造各王府金冊計用二千九百兩有奇請行户部收買部議時災用詘請暫發内承運庫金免收買仍行雲南布政司催徵年例金及各司府贖金詔部買金二千進用餘取之内庫徵逋如議

五月守備南京内官監太監王堂請撥孝陵等衛軍三千名看守房屋已得旨許之兵科都給事中安磐因劾堂欺慢謂本朝事例私役軍人過十名者據法論而堂公然自擬名數具牘上請其視私役輕重又何如也宜

追寢前命革堂閒住以示薄罰疏入報聞後南京御史唐勳等合疏劾堂乞明正其罪章下所司

兵部尚書金獻民言朝廷軍職專以待有功祖宗舊制不許輕授屢朝禁例甚明曩太監丘清等病故欽陞伊弟姪丘麟趙雲等為錦衣衛千百户臣等并該科執奏以為不可未見俞允意成命難回於既出事幾當絶於將來故未敢再干天聽玆尚衣監張昌又為本監太監潘傑援例乞陞其姪景釗為百户欽蒙宸斷止與所鎮

撫蓋聖心知其不可故量裁其秩以示反正之漸耳然臣等則以此輩授官陛下既知非制則當痛絶於今日不當猶豫以為後人之張本伏望將潘景釗廕官新命特賜收回倘念傑舊勞别加優賞則恤下之恩法祖之美兩全而無失得報有旨

以斬獲韃靼功賜鎮守薊州總兵署都督同知馬永賞授賞巡撫都御史孟春鎮守太監李能巡按御史盧瓊巡關御史余符守備左監丞楊世英户部郎中顧天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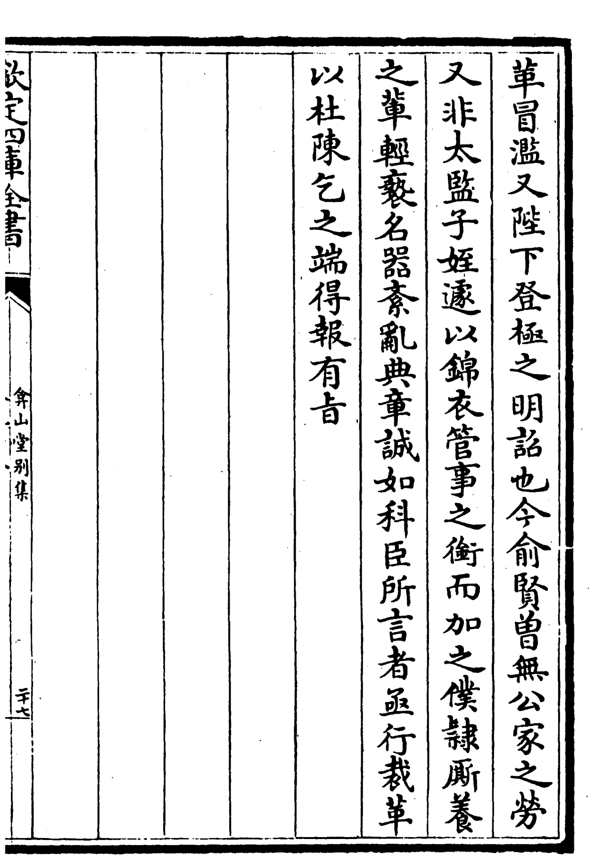
兵備副使熊栢各銀幣有差
南京孝陵司香内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禮科給事
中章僑言先帝初政清明可繼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
等所誤内連瑾賊外引彬寧樹八黨之兇釀十六年之
禍遂使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知之悉矣節奉明旨列
其罪狀天語戒嚴凛於鈇鉞大用死有餘辜不知一旦
何所窺瞯故違詔旨而敢於陳乞敘奉迎之勞懷康陵
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其設謀積慮罪不容誅

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恐乘間伺隙羣兇競起不至
復亂天下不止也章下所司知之
七月上以司禮監太監張欽有贊襄功廕弟姪一人為
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欽朝鮮國人無族屬以家人李
賢承襲至是賢故其子儒乞襲職兵部尚書金獻民言
武職非軍功不得世襲況李賢以他姓冒廕李儒豈容
再冒耶乞如新詔裁革以慎名器上念欽勞仍命儒世
襲

先是弘治初年京城九門歲入稅鈔六十六萬五千八十貫錢二百八十八萬五千一百三十文至二十年後歲入鈔七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貫錢二百五萬四千三百文及正德七年以迄嘉靖二年則歲入鈔二百五十五萬八千九百二十貫錢三百一十九萬三百六十文至是守門内官監少監王敬疏乞減錢鈔已奉旨如弘治年間稅例敬復上疏言崇文朝陽東直三門所稅錢不足以供乞如弘治二十年例下戶部議尚書秦金

言各門錢鈔正以備光祿諸司祭品之需近詔如弘治年例已減鈔一百八十九萬餘貫錢三十萬五千餘文矣王敬貪恣無厭又欲以弘治中年例行之則私槖益充而公需必乏之惟上裁察詔崇文等三門錢鈔如弘治初年數仍減錢三十萬文

己已錦衣衛百户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叅論謂事宜裁革兵部覆奏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夤緣乞陞則孝廟之禁例而查



革冒濫又陞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姪遽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厮養之輩輕褻名器紊亂典章誠如科臣所言者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八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中官考十

嘉靖三年十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内官監監收白熟粳米額外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雖屢奉旨禁革而該監科索如故請令提督太倉太監一員與倉塲侍郎兼同監收庶奬奸可革民不為病

户部覆議總督倉場與内府不相統攝難以行事今但宜嚴加飭戒及請命廵視光禄寺科道帶管訪察奸弊以聞上曰然今後内官監收粮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廵視科道官不必帶管

十一月癸亥廵按直隷御史朱寔昌言頃者太監吳勲張志聰以私恨劾奏浙江布政馬卿杭州府知府查仲道奉旨逮問二臣以節省愛民觸忤權貴浙江連歲災

民死者半志聰科擾不已恐生他變韋台還志聰而以
浙江織造專委本省鎮守太監蘇州織造專委吴勲而
釋卿仲道復職庶近倖之勢不至益張守法之臣不至
失據疏奏上以為妄言狂率切責而宥之
六科給事中李錫等言頃者太監吴勲張志聰等往蘇
杭織造内閣九卿科道交章諫止陛下雖不聽然勅勲
等安静行事毋分外擾民何事未逾年即背前旨矣勲
誣馬卿查仲道則逮之張志聰誣郭波蕭景腆則逮之

至御史朱寔昌劾志聰等罪狀甚著皆拒而不納勳等

於陛下勅諭何如哉而陛下之於詔旨大信又何如哉

書曰明清於單辭言單辭之當審也幸霽天威寛宥馬

卿查仲道而免逮郭波等第下巡按御史提問仍申勅

勳志聰安静無擾時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亦以為言得

旨馬卿等候鎮撫司問明有處

司禮監傳旨鴻臚寺右寺丞郝棠調光禄寺寺丞吏部

執奏傳陛奬政明詔所懲棠敘遷宜由銓部得旨允行

四年正月庚午鎮守薊州等處太監李能言沿邊關堡墩臺無修理費乞於山海關往來商旅量取其税貯以待用疏下户部議言設關本以詰奸例不征税且先年詔旨凡道路關津無名抽取業以釐革不當徇私違制妄開利門得旨從能言令鎮守巡撫委官抽取

三月御用監太監黄錦等言成造龍床及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於蕪湖抽分厰并龍江瓦屑壩抽分局将抽下杉木板枋選擇印記令彼中

軍衛有司運送應用工部執奏謂蕪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應器具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於此每歲所抽竹木易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萬兩罄一歲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況南畿災傷頻仍軍民並困責以輔運或至他虞乞勅該監酌量緩急汰其濫冗先以南京御用監見存木料取次應用不足則於龍江抽分局支補其蕪湖課銀仍供粮船器具賞賜之用則成法不亂人心亦安上竟從

錦所請云

正德末太監黃玉鎮守潼關貪暴恣肆邑井無賴多投之指揮彭松貢鉉王臣等倚勢為奸横索行旅之貲即小民任負仕宦行李無得免者至抑勒故官欲發其櫬求藩府餽遺不厭則杖殺其使者積資以鉅萬計嘉靖初為巡按御史丘道隆所劾詔革玉任閒住彭松等下山西撫按勘報至是都察院據勘詞列上罪狀上以玉罪重仍令逮問松鉉發邊衛充永遠軍王臣等倶邊衛

充軍

正德末內監各軍匠率多冗濫已而奉詔汰減弊源頗清至是御用監太監黃錦言工頫匠不足用請選經汰人役及見役户丁二千名供事兵部議覆匠不足用以私役賄免虛冒者衆也不此之稽而欲更選以充非所以奉明詔且開倖進之路仍冗食之轍不便疏入上命選五百名應用而嚴私役虛冒之禁

四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壁言比者甘肅之捷陛下嘉

諸臣勞勩恩廕有差固朝廷報功之典但忝隨人等均任一級似為過濫臣查得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至九十員名夫贊畫有奇拙任事有繁簡行役有勞逸槩而録之布滿奏牘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非所以勸有功也臣恐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不報

户部主事繆宗用言頃臣監收稅竊見九門守視内官每門增至十餘人輪收錢鈔競為朘削行旅苦之乞查

汰額外濫增冗員而置一二貪刻最著者于法以塞人怨章下所司

五月户部言頃守備鳳陽右少監王德欲令經過鹽商照引掛號竊謂鹽法之禁最為嚴密邇來商賈安便無事稽查德乃假盤詰遏絶之名而欲為勒取漁獵之計不可許疏入詔撫按官查勘果先年行有事例准德管理

六月守備鳳陽太監王德乞更換勅書兼管廬鳳淮揚

徐滁和地方事詔許之兵部執奏祖宗設立鳳陽守備供事皇陵兼管皇城及高墻鎖鑰督操八衛一所軍馬初無管理地方之例正德來始有夤緣兼管頃已奉詔改正豈可復許乞收回成命戒諭王德安静守法得旨鳳陽守備所管地方依成化弘治間例行已南京御史譚魯等給事中顧溱等並疏言德乞兼管地方非舊制不宜許章俱下所司

先是司禮監以缺匠役乞收補四百七十名已得請兵

部執奏言祖宗舊制兩京各監局員役俱有定數正德末始添設冗濫幸奉皇上詔書裁革冗蠧一清今復許收補恐諸監局紛紛效尤革退人役夤緣競進是先朝之宿弊復行而冗食亦且無紀乞寢前命祇以見在人匠應役便時兵科給事中鄭自璧試御史聶豹亦以為言俱報有旨

七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劾奏孝陵淨軍于喜前以太監守備宣府侵盜官庫尅減軍儲交通遞錢寧誣死御

史張經知州張昺聖恩待以不死姑置南京今又擅離
陵寢妄行奏辯宜重加懲治詔宥其罪仍發遣孝陵供
役
兵部尚書李鉞言頃織染局署局事太監刁永等奏稱
監局缺乏匠役奉旨收用臣等竊以為不可夫糧儲與
國脉相為流通軍匠與糧儲互為損益查得織染局見
在軍匠二千一百六十四員名内官監七千八百五十
六名并新收一千五百名總計盖一萬一千五百有奇

一監局以一歲計之該支糧米一千五萬二百四十石其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見今京通二倉銀米俱無三年之積去年江南賑濟截留漕運大半今年各處又以雨雹傷稼奏乞蠲免月無虛日明年漕運又未可料若使弊端復開冗食不節則二倉所積立可待盡京師根本重地而倉廩空虛一至于此是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皇上外憫人窮内憂國計勅下該監先將年例所應造者督令見在人役以次成造其逃故等項聽臣

等查照先年事理嚴督各該衛所官作急查補得旨司設監兵仗局人匠各准收五百名內府匠役從宜量收九月時內府各監各請收人匠俱有旨聽許多者數千少者數百人部臣及言官屢行執奏上俱不聽於是户部尚書秦金等言錢糧為國家之命脉其盈縮係安危輸辦乃小民之脂膏其緩急係休戚各監局軍匠見在食糧上工數亦不少茲復收充衆多濫役冗食莫此為甚即今水旱災傷倉庫空虛役將何繼乞收回成命免致

耗蠹兵部尚書李鉞等亦言内府人匠先朝固有定額但祖宗盛時海内殷富繼至成化弘治以來遇有逃故間各取補正德間政權不一招收過度太倉蠹耗無幾幸賴皇上龍飛一詔通行釐革是誠千載一時也今若復行收選聽其紛紛奏討則先朝之舊人宿弊又將夤緣肆行於今日矣政體所關誠非細故乞將諸臣前後章疏少賜覽觀收回成命仍戒諭諸内臣勿復紛紛乞擾俱報有旨

十一月鎮守薊州等處太監李能奏其家人李和等青山口斬獲有功已註羽林右衛小旗復求改註錦衣衛兵部執奏言其詐冒軍功不可許詔許之

太監梁謙奏內府供用金寳珠石缺乏請下戶部措處戶部尚書秦金等言內府供用例取之各處解到折糧折草等項數內其金止雲南年例一千兩急缺則該部量為辦用今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區處乞行催各省應解之數至於珠石原非中土所產祖宗

朝俱有内藏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矧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允令照先年事例採買

先是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比例乞換勅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旨許之兵部執奏市舶司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任雖有稱成化間太監林槐例係出一時創行尋復改正不宜復引為比况動調官軍係朝廷威柄賴恩小臣豈得專擅不過欲假此以招

權罔利也乞收回成命戒恩仍守舊規詔如前旨給之

都給事中鄭自壁亦言市舶提舉司建於太宗之初年而提舉沿海之勑乃頒於憲宗之末歲准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即為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百弊滋興而市舶一勑不敢輕議請換胡乃于聖明之世而有貪佞狡詐如恩者顧可狥其請耶乞痛加切責取回别用另選老成以代其任章下所司

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壁等疏言頃太監扶安病

故皇上軫念舊人優恤其家既令太監李清董治喪事復以恩陞録錦衣者八人夫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授蓋謂彼以生命博之也然猶嫠實乃授無輕得者若扶安輩之於國家臣不知果有如前所云功否耶且中官陳乞之典先朝間有惟正德為盛皇上登極一詔裁革殆盡遠近相傳以為盛事今復自反之何也借使扶安生事陛下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則但官其弟姪一人而已足償報胡可不計親疎俾異姓厮役皆得竊盜衣

冠耶伏乞守祖宗不可輒易之法踐王者不可輕食之言從輿論不能曲回之公原臣等不能將順之聽收回成命庶予之者有節而受之者亦不為濫兵部尚書李鉞等亦疏諫皆不聽

閏十二月初有旨添設南京守備太監卜春南京御史王獻等以為冗濫疏請停革兵部覆議南京守備已增至三員若添設愈多則職掌不一且南京歲災民困一切供用皆取諸民乞俯從停革以重根本詔如前旨

兵部言武職所以待軍功不得輕授今錦衣衛試百户楊綱以緝捕何蛟以太監之姪俱因陳乞蒙實授非愛惜名器之意不聽

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喬祺等言孝廟司香内史谷大用名在先朝八黨中陛下幸不誅斥之南京今名還康陵此必左右近習陰謽力援借口迎扈之勞以動天聽者萬一夤緣入侍必以誤先朝者誤陛下宜亟賜遠竄以為希進之戒章下所司

五年二月南海户凈身男子九百七十餘人復乞收入

上怒命錦衣衛逐還原籍為首者杖之

三月工科給事中張嵩等言陝西織造羊絨已奉詔裁

革今太監刁永復以四宫缺用為辭乞遣官織造陛下

姑以奉親之故屈意從之殊不知陝西外因番醜内被

征徭民困未息不堪中使之擾請改命工部經度其費

而以其事屬之撫臣便御史陳言等亦以為言上謂業

已遣官不允

四月南京廣西道御史仲選劾奏南京守備太監卜春靖遠伯王瑾各貪暴不法事宜罷上特宥之
内官監太監郭紳言武廟物料減損過多不能應用乞令工部照數增給上許之尚書趙璜等覆議本部先年營建乾清坤寧二宮貯有餘銀堪以移用可免加派于民後不得指此為例一槩請陳上謂大工垂成物料又皆應用之數趣命完工收貯餘銀准動支應用
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太

監張忠一言盡行陛職祖宗列聖以來臣未之前聞也

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於民民窮必至於變今官賞既

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

度陛下為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䟽入

未報會本監周緍王本等奏乞録已故太監羅籥秦文

宗屬詔從之於是尚書李鉞等驟諫言我朝舊制武階

專以待軍功管事必由於推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壞

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内臣乞陛之奏随請随得如

祖宗成憲何天下公議何況小人之欲愈得愈貪若不早賜禁絶恐將來無復底止上以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

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誦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襄請宥豊熙等罪陛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已之夫熙等狂愚罪固難免陛下謫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若不及今賜還恐歲月彌深死亡踵至縱陛下他日欲

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祺論內史谷大用不當召還而陛下不聽夫大用罪惡不假臣言幸逃法網不足以泄神人之憤而一旦與王堂先後起用誠恐此輩根據日固威福日移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望陛下推昔者復衛道黜崔文之心宥豊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吕柟等而叙用之退王堂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則陛下之明斷將並日月侔天地而匹休古帝皇矣章下所司

先是内臣黄玉守備潼關勒取軍民財物以萬計拷掠人致死者衆各該撫按參奏委官驗實奉旨令南京新房閒住又甲字庫内臣趙綱需索解户致死無辜俱會勘明白依律議擬竟從宥免南京科道官交章請正其罪俱不聽于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顔頤壽言黄玉趙綱等所犯過惡法曹按驗不為不明言官糸劾不為不切若竟中其奸置之不問是黷貨殺人者得以苟容國法不彰民心自解殆非守成致治之良圖也上以兹事朝

廷既已處斷責願壽不諳國體抗旨屢奏戒勿復言
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陛下日者官司禮
監太監黃英家八人司設監太監賈友家一人甫閱崇
朝疊此綸命臣等疑懼以為陛下仁明恭儉萬幾無愆
誠不世出之主何獨于爵賞一事重違偉進臣等屢疏
之而陛下屢咈之臣以為朝廷之恩不可太濫濫則人
輕之而不以為德若以英勤心納忠多歷年所賓錏修
塋旌功賜額賁幽之典逈特一時亦足為報矣今之弟

姪得為指揮者一正千户者一副千户者二百户者三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吴者亦獲厠名官爵之濫孰此為甚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禄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校力奚啻百餘人方今各處春旱秋霖天妖地異國家賦入半屬蠲除陛下頃已下明綍令諸司講求興革利弊惜名器而汰冗員固恐懼修省之急務也乃復有此舉措何哉宜追寢成命以愜公論無已亦宜官其近族一二無濫及疎遠異姓者

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策非令之善者也時兵部尚書
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旨
御馬監太監閻洪奏請依弘治十八年以前原額收補
勇士及將弘治正德年間選充者准其替補四衛營缺
人應役請比團營例選收四衛所精壯餘丁補額下兵
部覆言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自弘治十八年請稽
後見今食糧勇士七千四百六名軍人萬一千七百七
名若使官不私占人皆應用役使有餘但各衛所官賣

放私役素為得計正德年間京城豪勢及旁近殷富軍人多有用賄投充該監勇士規避徭役糜費倉糧數百萬計幸遇皇上中興痛加釐革今甫五年豈可復啓此弊且抽選壯丁百年以來原無事例該監軍士直差輕省比之團營操練工役勞逸緩急萬有不侔設若比例抽選則附近豪强之家聞風競起往年冒濫之弊接踵復成國事何益公家何補徒為太倉之蠹而已䟽入忤旨該司郎中趙錦等各奪俸一月令勇士軍人在成化

弘治間充當及正德間曾以進牧馬入者俱許替補仍選四衛餘丁千二百名於該監應役時刑科給事中管律亦言宜節冗費以應脩省報聞

六年正月初南京御馬監太監牛宣以需索解户鋪墊銀被劾宣訴稱舊詔聽分豁併宥奉御宋得長隨趙文景弗治於是南京刑部言鋪墊之名乃正德以來積弊非舊規也今若聽宣妄引為解則自今内而郡縣有如昔之科斂貧民外而邉帥有如昔之扣除粮料詰之則

皆曰此舊規也並從分豁可乎夫東南者腑臟也百姓者元氣也宣等盜腑臟而戕元氣者也幸陛下察之疏下所司

大學士費宏言浙江鎮守太監鄧文新換勅書事涉紛更自禮部會議脩省以來各官條陳時事皆言及未嘗俞允且當換勅時臣不能力止令外議藉藉責臣私文若不取回臣心事終無以自白幸上垂聽其先年舊稿不必再查詔仍查成化弘治中稿以聞

四月先是上俞太監梁諫之請差官往南京織造工部
執奏不可於是六科給事中張嵩等十三道御史程啓
充等各上言陛下初政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之事
釐革殆盡天下仰戴奈何左右近臣不知將美輔德而
爭以生事衒能為功動稱供應不敷蒙俞允遣官南京
織造即今天象示異水旱為災小民怨咨江南尤甚且
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償之雖欲責令安
靜難止上曰言官以言為職既奏乞停止自合具實進

言如何始為諛詞終乃規諫失言官之體且不究

八年三月御馬監太監麥福復請盡徵牧馬草塲地租

户部言御馬監轄二十馬房各草塲共五十六塘熟地

二萬四千十一頃皇上前從侍郎王軏之言命科道勘

處因以熟地八千畝歸監以資公用留生草地四十萬

畝以備芻牧其所餘一千九百三十餘頃召民佃種徵

租以充國家歲時之需信公私兩利經久可行之策也

福請不宜聽許上從部議令如前旨行

先是營悼靈皇后陵度用鄉民尹甫元地六頃已而守陵内臣郭鑑又度其地十五頃餘將為果園給事中張潤身言此地為民恒產且上有墳墓百餘所宜仍還民便上命給民種住其陵域占用者仍於近地如數撥補七月先是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江蘇州織造而緊要上用袍服錯行混停太監吳勲以為言上以袍服非雜派工役比責工部朦朧停止尚書劉麟自劾因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原任侍郎何詔及營

繕司官俱奪俸五月

九年正月御馬監太監麥福奏乞騰驤左等四衛軍士見操者不必差科道點閱新補者不必由兵部審驗兵部覆言委官驗審科道點閱皆弘治間舊例又屢奉皇上詔旨申飭宜如舊為便上從部議

四月長陵等陵神宮監太監楊賓奏乞將各陵園等户盡復其家户部覆言陵園等户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先朝斟酌損益載在會

典每户連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園者全户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恐致負累流徙宜令有司止優免如會典例上從部議

五月詔逮問太監韋霦革錦衣百户韋進賢等職進賢本降虜冒霦姓恃霦暴横以債准折平江伯産千金以上事發刑部按進賢罪如律并請坐霦從之

九月詔裁革雲南鎮守太監巡按雲南御史毛鳳韶言

鎮守太監非洪武永樂年間舊設擾害地方不可勝言近蒙皇上明見萬里將太監杜唐取回夷民歡頌有若更生更乞追復祖制將續差太監停止以甦邉徼之民疏下兵部議覆雲南自古羈縻之地夷性難馴近年用兵軍民困苦省官節用正今日所急況鎮守太監原非祖宗舊制宜如御史議裁革便報可

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南京守備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運具疏請益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

廷相等覆奏言南京各衛馬快船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奉乘輿北駐及進貢方物而設自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獘生管運內官乃有假進貢以規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物務求多船以濟已私盖緣未辨其輕重多寡故不能盡發其欺隱而折其偽辭今臣等查議先論其物之輕重次計其扛之多寡後定其船

使之數目雖有奸貪欲求多撥不可得矣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為太祖高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宮監苗薑香稲等物南京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印綬監誥勑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旨取用可減者多如枇杷非南京所產青梅酸澁不堪用天鵝鶿老鷲雁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又北方有之通屬可省龍衣綵錦紗羅綾段諸物

既有織染局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是尚衣有餘似不當織造此則以會計停止者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論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數年之用量為停止雲南膳桌朱漆器皿及銅鐵諸品皆堅久可行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即此一事之行聖恩所及甚廣伏望皇上獨斷而必行之上以所奏下該部議禮部尚書李時等言

薦新品物除枇杷非北土所産梧桐子風鯽魚并入水木揮雞鵞彈俱宜如舊進貢用船裝進其青梅石榴柿子天鵞鶿老活雁鵪鶉俱可省供停減船五隻工部尚書章拯等言南京工部每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六百件節年免進減造其數亦多原擬用船十五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龍衣并竹器彩漆桌盒銅鐵器物俱如所擬減免上曰此疏所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俱依擬行著為令例自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

指名參奏

十年三月工部言科道官監收錢糧如甲字等庫乃祖宗之舊規近遵明詔推而及於各監局則今日之良法兹者内承運庫叚疋及惜薪司等柴炭軍器局等物料俱奉明旨免行監收其餘各監局若御用監御馬監司設監針工局巾帽局司苑局供用庫甲字等十庫廣盈庫則原差科道監收内官監印綬監尚衣監尚膳監銀作局織染局兵仗局酒醋麪局寶鈔局盔甲廠則續差

科道監收謹開具請旨以便遵守上曰御用尚衣織染三監局不必監收第令守法盡心製造餘如議

八月詔革回陝西鎮守太監張紳四川鎮守太監蕭通皆以貪肆為撫按官劾奏也

十月初盜伐裕陵樹木既獲已而重賂守備太監劉岑都指揮秦震遂免鎮撫張椿等互為奸利又太監竇寛等占役灑掃諸旗軍歲侵役銀數百計至是巡關御史余鞠發其事請亟黜岑震而禁寛等沿襲之獘因言自

今守備宜聽巡關御史督察其天壽山內外守備仍復其頡頏之禮使不得相壓以便行事兵部覆奏上命都察院逮問椿等如律宥震寛取夲回京別用餘如議

詔革南京各監局軍匠之冗濫者仍以存留之數著為例禁所司不得朦朧勾補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高金廣西道監察御史唐御賢奉旨查核御用監錢粮至是狀聞具言內府所藏象牙畫絹諸珍奇之物為典守者所侵匿無筭奉御匠役劉宗

福葦罪在不逭太監黄錦滕祥更相代署稽考無度亦宜切責以示戒上曰該監所儲財貨既以查明李興等法司逮問無貸黄錦滕祥更代不常姑宥之自今凡監庫錢粮俱令立籍備查無踵故習

十二月司禮監太監張佐等言臣等給事禁中無胥徒可役止取給於人匠不事工作者當成化中賜臣等各有名數太監掌印者六十人餘皆五十五人左少監四十人又監丞三十人典簿二十五人經廠六科廊等處

各以資格遞減乞照舊例補給臣等上命如例撥用不得過多

詔籍沒故中官谷大用財産初都察院讞大用獄入上

御平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家產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于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奸黨如何不取信於天下鑾曰皇上如天春生秋

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産

十一年正月南京提督織造太監李政以事完疏請回京上命支南京承運庫銀三萬兩照舊織造

十二月内官監太監高忠以供應器皿缺夫料成造乞差本監官一員詣真定府滹沱河查收木料部議真定府佐貳官司之内官監以年終差官印烙正德間始以内臣抽印大為地方害皇上幸已罷之今宜遵成命勿復遣上從忠請第無生事擾民

十二年正月撫治鄖陽都御史胡東皐劾奏太和山左少監王敏貪婪當黜上命敏回京所劾事情令巡按御史覈實以聞

五月管司苑局太監麥福奏御苑墻垣水口為積雨所壞請急脩理以固圍牧得㫖會官勘度工部議言頻年工作繁浩財力詘乏即今勘估辦料工匠已約銀三萬有餘而夫役及各廩餼猶未悉計舊例惟屬海户看守葺治頃緣有司重困以民差故不能專事本役宜仍復

其家令倩丁夫本部助以囚徒并攢處木石等料先理其稍急者其餘俱俟年豐財裕舉行詔從部議

十三年四月南京提督織造太監李政奏請添官織造上罪其狂率煩擾下南京法司逮問

十四年正月提督京通倉場内官監三鳳李慎互以姦贓訐奏詔下法司逮問户科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糧實皆户部職掌頃者添用内官惟肆貪賕於國計無裨請將二官裁革其餘督理内外各倉場内臣如吕

宣等七員一併取回部覆從之

六月内官監右監丞崔銳等為其本官已故太監崔寛乞恩請授其姪文百户部議武職非軍功不授乃祖宗成憲銳等妄意陳乞不可許上從部議

十二月户部言承天府潛邸莊田湖地共八千一百三十餘頃皇上賜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止二百六十頃其餘租銀頻年所入當以萬計宜下所司計其已徴或未徴或因災免未收者計數報上至於所賜佐等田租亦

宜考其勤惰量為裁抑以示勸懲上從其議仍命司禮監查内侍中不堪供事者奏聞定奪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九